

方寸之间唱响旧时光

/ 张升航 /

听写
时光

近日,我有幸收到了绍兴邮友寄来的一枚《越剧》邮票首发纪念封,该封设计简洁却不失精美。细细端详,可见,封面上依次贴有今年5月中国邮政发行的3枚《越剧》邮票,还加盖了浙江绍兴启用的1枚彩色邮资机宣传戳。宣传戳的主图为越剧博物馆,颇有点睛之笔的妙处。封面左侧印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经典片段图案,凉亭、山水、双蝶,无不透露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同窗情深:得知英台即将返家,山伯十八里相送,二人依依惜别的唯美温馨画面让人动容。

越山刺水清悠悠,回肠柔曲出嵊州。浙江嵊州是越剧的发源地,位于甘霖镇的施家岙村,更是孕育了中国女子越剧,在越剧百年史中书写了重要的一页。看着这枚封,让我真正爱不释手,便是它的两枚戳记。一枚是“浙江嵊州 苍岩”的日戳,它虽是小山村,却见证了百年越剧的诞生与壮大。另一枚则是女子越剧发源地“浙江嵊州 施家岙”的风景戳,画面上寥寥几笔的青山和一座历史悠久的亭子,不由让我陷入了遐想。那一刻,我仿佛置身其中,四周青山屏列,剡溪江水如练,坐在古戏台前,品一盏清茶,听越音绕梁……

看着邮票画面中,身着古装戏服在舞台上表演的艺人,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和着耳畔不时传来的江南韵味唱腔,默然唤醒了儿时的越剧“旧时光”。

记忆中,奶奶很喜欢越剧。每次骑着自行车送我上学,或是坐在家门前小院那把老式藤椅上,抑或是奶奶烹煮菜肴时,都能听到她轻轻哼唱的经典段子。那曲调如同流淌的河水、和煦的春风,温婉婉约,一字一句似乎都在诉说着千年不变的情感。我曾问奶奶:“奶奶,为什么您如此喜爱越剧呀?”奶奶便会摸摸我的头,笑着和我讲述她的越剧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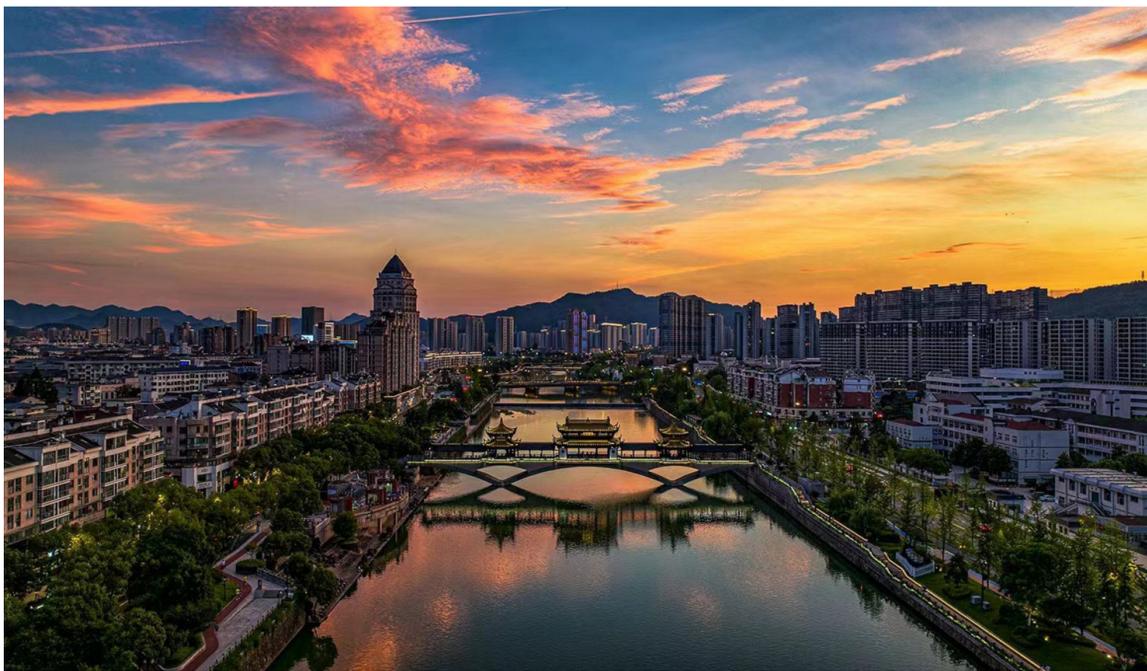
奶奶告诉我,她年轻时非常喜欢越剧,每次大队里邀请越剧团来演出,不管多忙她都会和几个小姐妹们一起去看,边看还边跟着他们一起唱,慢慢地就学会了很多曲子。后来,大队里要成立越剧团,奶奶他们便第一时间报了名。因为有良好的基础,加上对越剧的热爱,很快就正式成为越剧团团员。巧的是,爷爷因为会拉二胡,成了越剧团的伴奏,就这样爷爷奶奶因越剧相识。只要农活不忙,奶奶都会坚持和小姐妹们一起练练唱腔,让爷爷给他们伴奏。久而久之,他们便相识、相爱。奶奶还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越剧团是最忙的,要去各个村里演出,虽然很累,但那会也是发自内心地开心。“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回忆间,奶奶不时又哼唱起了那熟悉的片段。

岁月匆匆,奶奶慢慢老去。每逢家族聚餐,我们总会邀请奶奶再唱一唱当年的曲子,而奶奶也一定会让爷爷给她伴奏。当那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次唱响,为人夫的我终于明白其中的缠绵悱恻和无奈别

离。奶奶那微微带有沙哑的嗓音和她眼角渗出的泪光,更是将这一段悲壮而美丽的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后来,随着爷爷的离世,奶奶就不再哼唱越剧了。我想,或许是爷爷的离开带走了奶奶的伴奏,也带走了她的精神寄托。

邮票、邮戳就像一位老者,向我们诉说着那古老戏曲背后的岁月,讲述那一段段动人的故事。看着信封上的《越剧》邮票,那些曾在舞台上闪耀光华的艺术家们,经过设计师的妙笔生花,出现在小小的方寸天地,仿佛重现了昔日戏台上的光芒与温情。

我深知,越剧将会在这枚小小的邮票上,在我内心深处,继续绵延不绝,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寄托。我将这枚信封小心翼翼地塑封好,放进邮册中,不时翻阅,耳畔仿佛又传来爷爷的二胡声和着奶奶熟悉的唱腔。我终于明白,奶奶为何那样喜爱越剧,因为在那些动人的唱词中,包含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情感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余晖映溪流 唐治华 摄

麦香

/ 任随平 /

乡村
写意

又是麦子收割的季节。晨间漫步,立于田间地头,阳光斜洒下来,浸润着整个田野。风悄然游走着,这样的时候就有浓郁的麦香涌过来,麦香仿佛茶香,有龙井的气息,又有猴魁的甘醇,入喉,整个身体因香气充盈而通透。我喜欢在田间地头坐下来,看麦浪涌动。

在童年的记忆中,麦香是我最为渴望的香气。

那时候,家里是有着将近二十亩土地的,除了种植少量洋芋、玉米,留一块三分地左右栽种蔬菜之外,其余的田地都会种植麦子。在北方,春小麦很少种植,多是冬小麦。冬小麦种植时间多在立冬前四十五日左右,如果落过几场雨,地墒好,人们会赶着下种,这个时候若是恰逢农忙假日,我总会跟随父母一同上地。深秋的清晨已是寒凉,天蒙蒙亮,我们就赶了毛驴拉了籽种和工具,下沟、上梁去往村庄对面的山野,毛驴踢踏的脚步和着晨间的鸡鸣声,风冷不丁从村巷的墙边拐过来打个照面,整个人不由地缩了缩身子,但种植冬小麦的热望总能让我们加快脚步,忘却了秋风的寒凉。

犁地,撒种,扬肥,打磨,及至一块田地种植完毕已是中午时分。中间空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坐在田间地埂望着高天上的流云遐想,想象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山外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有成片成片的辽阔的麦



田,麦田上空盘旋的鸟群,鸟群休憩的电线杆,还有地埂上成串成串的打碗碗花,花瓣的内心还安卧着昨夜的露珠,晶莹透亮仿佛珍珠,会不会有人和父亲一样手握犁把光了脚丫在犁铧划开的土地上吆喝牲口。而今想来,那情景是一幅画,一幅上好的耕田图,图画中有水墨清香,更有田园气息,弥散着,将整个田野的画幅渲染得馨香弥漫。又像是一首整饬的现代诗,一络一络的田地,是一句一句的诗行,清风写就,落进诗行的鸟雀恰是句读,点读开汗水与土地的距离。

麦子在经历了深秋发芽,冬日沉静之后,春日的雨露叫醒过来,它们就可了劲地长,高过田畴,高过望眼,高过田埂边比肩的青草,于夏日里抽穗拔节灌浆,而后,结

出黄金一般的籽穗。

黄金的籽穗,馨香旖旎。

安坐在地头,清风翻卷着麦香涌动,我们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做,就沉浸在一浪一浪的麦香中,麦香醇厚,钓出人的味蕾。于是,眼前就晃动着打碾麦子的场景,素白素白的面粉从磨面机布袋口瀑布一般落下的场景,还有母亲在厨房叮当作响烙出白面饼的场景,这些场景里满是麦香啊,那个香在童年的记忆中是那么绵长,那么经久不息,就连烙饼时绕过屋檐的炊烟也是飘荡着浓浓的麦香味。于农人而言,草木是另一种麦子,它们也是生长在田间地头、生长在村郭四野、生长在我们一季一季的念想里,成熟的野草是鸟儿的麦子,鸟雀是村庄养育的生灵,它们守候着村庄的春夏秋冬。

此刻,清风徐徐,送来阵阵麦香,我和一块成熟的麦田相拥而坐,麦香浸润着我的内心,我拥吻着一枚成熟的黄金一般的麦穗,夕辉从遥远的天际斜射过来,整个村庄装在画框里,成熟的麦田是生命的底色,而我和我经久不息的念想,则是这辽阔生命原野上的村庄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我更愿意缩小,缩小为一粒籽实饱满的麦子,镶嵌在一株麦子的生命馨香里,成为生长在殷实生命大地上一株丰腴的爱,恒久而绵长。

诗者

天目高远

——暑假探访天目山胜景

□ 方东晓

追寻了千年万年
试问,那双天目
究竟安乡何处?它
在巍峨的山巅 还是
在云端之上,此地
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黄昏,蝉鸣清亮
穿透了幽深的山谷
而流水潺潺 夹带暑热
顺溪而下,去往
那日爱新梦的他乡
直到冬天第一朵雪花降临

柳杉高耸挺拔,如同
伟岸男子的刚直坚毅;
银杏“五世同堂”,恰似
世间血脉亲情的传承,缘此
在岁月细碎的眉间
这山,就有了鲜活的灵魂

天目高远,远在苍穹之上
俯瞰桑田变幻而不语;
天目神圣,唯有以敬仰之心
膜拜 那风云际会中的从容;
此时的归鸟清啼
拨动无数朝圣者的心弦

万木葱茏,峭壁叠翠
坐拥盛夏浓荫,这山的
一草一木,就能在蓝天下
随意摆出翩翩风度
如临风的征人 挥一挥手
尽收眼底的江山如画

天目,在这里
它在疏密有致的绿荫中;
天目,在那里
它在凡夫俗子勤劳的汗水中;
天目,它一直
驻留在善良正直的心灵里

西瓜的记仇

/ 姚林中 /

写食
煮意

水果中,有人不喜欢吃榴莲,嫌它有一种特殊的味;有人不喜欢吃甘蔗,嫌它比较硬;有人不喜欢吃火龙果,嫌它味太淡……说不喜欢吃西瓜的人倒还真没遇见过,不喜欢吃西瓜的人应该不多。

记得小时候,天一热,拉着钢丝车走街串巷叫卖西瓜的人特别多,不像现在水果店几乎每条街都有,沿街叫卖的自然少了。现在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那时夏天才能吃到,于是我也就特别喜欢夏天了。

小孩喜欢西瓜,一大半是因为西瓜样子可爱,大大的,滚圆滚圆的。我每次去水果店,总会遇到小朋友用小手去摸大西瓜,还见他们笑嘻嘻的,开心得很。一般西瓜有翠绿的外皮,一剖开里面瓜瓤却是红红的,谁见了都会笑开怀。小孩常会上举起双臂,左右各伸出两根手指做个“V”的姿势,嘴里还会喊个“耶”。一些胆大的孩子见大人要剖西瓜了,还会迫不及待地抢过刀子来,惹得大人急喊“小心、小心”。

因为小孩喜欢西瓜,于是不少学习用品、玩具、零食就有了西瓜元素。尺子上印个西瓜图案,橡皮红瓤绿皮做得逼真。棒冰除了仿西瓜瓤的颜色外,还做成了三角形,像一小片西瓜。还有水果糖、饮料……

老人喜欢西瓜,估计吃西瓜没有牙齿不好带来的不便吧。当然,他们更明白西瓜是夏天里最好的解渴消暑水果。

小时候我们家每年都要种很大一块地西瓜。西瓜好吃,种西瓜可是件辛苦事,一般正月里就要开始培育西瓜秧了。父亲把买来的西瓜种子放在水里浸泡一天一夜,让种子变软一些,利于嫩芽破壳而出。然后用纱巾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起来,放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随身带着,就是为了给西瓜种子创造一个暖和舒适的发芽环境。到了晚上,父亲总是把这一包种子放在棉被的夹层里。

种西瓜秧的泥土准备起来也是件不容易的事。需腐叶土或拌有机肥的泥土,用铁制模具压成一个圆柱形,最好是下紧上松,这样适合西瓜秧根的生长,也方便带土移栽。

培育西瓜秧时,气温还低,而且昼夜温差大,所以是要搭建塑料棚的。塑料棚一般白天两端掀开通风,晚上全部罩住,来不得半点马虎。棚内温度过高,秧苗长得又嫩又长,经不起移栽到棚外后气温的变化。棚内温度低,秧苗长势缓慢,影响西瓜的产量。

西瓜藤在田间开始蔓延时,我经常要去张望一下,因为离吃西瓜不远了,这时候最辛苦当然是母亲了。西瓜地里要割草,草不仅会和西瓜藤争夺土里的营养,还会争夺阳光,所以母亲每次去西瓜地时总带着镰刀。母亲还要给西瓜藤铺柴草,藤在柴草上蔓延不易被太阳晒伤,西瓜也有个遮荫的地方。

傍晚,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那真是件开心事。吃过晚饭,我不停地张望母亲有没有把碗筷洗好。等她在灶间收拾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出大西瓜。西瓜湿漉漉的,那是因为在井水中浸泡了大半天的缘故。父亲拿刀,刀刃刚进瓜皮,西瓜就“噗”地裂开来,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好瓜、好瓜。”吃瓜时我爱拿大块的,弧形的瓜皮总弄得满脸都是瓜瓤、瓜汁,于是常被笑话。

而今家里早已不种西瓜了,但对西瓜的喜爱依然不减,每年都会吃不少的西瓜,只是好长时间没吃到开瓜能发出“噗”声的西瓜了。有一次,全家人围坐吃西瓜,父亲剖西瓜时,我“噗”地叫了一声,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依然是那样的开心。